

探寻真实的鲍勃·迪伦

他是谁？

【美】戴维·道尔顿 著 郝巍 译

018 川阅读
RANDOM

WHO IS THAT MAN?

IN SEARCH OF THE REAL BOB DYLAN

David Dalt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WHO IS THAT MAN?

IN SEARCH OF THE REAL BOB DYLAN

David Dalton



他是谁？

探寻真实的鲍勃·迪伦

〔美〕戴维·道尔顿 著 郝巍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Who Is That Man? In Search of the Real Bob Dylan by David Dalton
Copyright © 2012 by David Dal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s WHO IS THAT MAN?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yper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2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是谁?: 探寻真实的鲍勃·迪伦 / (美)道尔顿 著; 郝巍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6

书名原文: Who is that man? in search of the real Bob Dylan
ISBN 978-7-5495-6538-2

I. ①他… II. ①道… ②郝… III. 迪伦, B. —传记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5777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解华佳 李 昂

装帧设计: 胡 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l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27 字数: 432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有些事正在改变， 我却不了解： 与鲍勃在一起的那个下午

1970 年春天我观看了赖斯·布兰克（Les Blank）华丽的、热忱的私人纪录片，内容是关于布鲁斯歌手“闪电”霍普金斯（Lightnin’ Hopkins）和曼斯·利普斯科姆（Mance Lipscomb，当时赖斯还在剪辑这一部）的。它们是精彩的电影——直接呈现了布鲁斯生活——那个夏天我告诉所有我见到的人，他们应该去看看这些片子，因为那是我们神圣的文化文本。当时我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大约是六月底七月初，在火车上和一大帮布鲁斯怪人（包括 The Band 乐队、莱斯利·韦斯特〈Leslie West〉、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还有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一起度过，我蛊惑他们每个人去看赖斯的片子。The Band 的瑞克·丹寇（Rick Danko）问我，赖斯（他这时正和我合住）是否能把片子带到伍德斯托克的现场，那样所有人就都可以看到了。赖斯和我借了辆车开到伍德斯托克并把片子放给 The Band 还有形形色色的鲍尔斯维尔（Bowersville）^①灵通人士。他们全都对此肃然起敬。

几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 The Band 的经纪人乔恩·泰普林（Jon Taplin）打来的。原来是“鲍比”听说了赖斯片子的事，他想要看看。他会在周五去纽约，乔恩问我是否来得及搭起放映设备。无须询问他说的鲍比是谁。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鲍比”，鲍勃先生本人，我的偶像，至高无上、神秘非凡的鲍勃·迪伦。几年前鲍勃和霍华德·奥克（Howard Alk）曾经从潘尼贝克（D. A. Pennebaker）的关于鲍勃 1966 年欧洲巡演的纪录片中取出一部分片段，制作成一部让人头脑混乱的“反纪录

^① 美国地名。——译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片”，叫作《吃掉那些记录吧》（*Eat the Document*）。泰普林解释说，迪伦想要发行《吃掉那些记录吧》，为此，他还需要一部四十分钟的影片一起发行。泰普林建议他看看赖斯·布兰克的纪录片。

赖斯是个大块头，他特征是——毛发浓密、讲话慢吞吞、南方佬。他话不多，很少流露情绪，但是鲍勃·迪伦可能会看到他的纪录片这件事显然让他兴奋了。但是，片子在哪放呢？答案冒出来了——我在东第四大街的临街寓所。我碰巧偷来了我的出版商寓所的钥匙，那是栋很美的高档寓所，位于曼哈顿西区的时尚地段，而我的出版商那时在度假。再合适不过了。

那一天终于到了。那是在七月末的一个闷热烦躁的下午。我们坐地铁把一台16毫米投影机，一个卷帘幕布，几盒胶片带到住宅区。我们安装好所有设备，反复调整座椅，然后等待着。几小时过去了，我们开始焦虑。我们给的地址对吗？日子没搞错吧？终于，他们来了。The Band先开着他们的牛仔进来，随行的是他们的妻子和女朋友，穿着清凉的夏装。接着，鲍勃出现了。这简直就像外星来客：他穿着羊毛长外套，戴着帽子，还有手套（当然，还有墨镜）。低血糖，又或许是他的习惯，我想。

像个梦游者在夜里游荡，鲍勃在罗比·罗伯逊（Robbie Robertson）^①和瑞克·丹寇的跟随下径直走进屋子，然后坐下。没有什么自我介绍，也没什么简短的寒暄。甚至和他相识的The Band成员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像接待外国贵客一样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对待他。

当男人们移进安装了电影设备的餐厅时，女人们则在另一间屋子里翻看时尚杂志。赖斯，战战兢兢地播放起“闪电”霍普金斯的片子。片子结束时迪伦暗示他已经看够了。然后灯打开了。我们都在等他说点什么，但是他一直沉默着。赖斯正焦灼地等着。我想我得做点什么。我走向迪伦，这个仍掩在帽子下，戴着手

① 迪伦乐队吉他手。

套的人，我问道：“你觉得这片子怎么样，鲍比？”我能怎么做，称他“鲍勃先生”？

他面无表情地打量了我一下，完全略过我的问题，问道：“这栋房子的建筑师是谁？”他讲话和唱歌的方式一样，紧靠着音节，像牛仔靠在吧台上。我出神地听着这些词里的音乐，才发现他在问我问题。我一下子懵了。他不会有话外之音吧？会吗？迪伦就是迪伦。当然不是什么话外音。那是一句密语，是一个隐秘的问题。但它是指什么呢？我在一间满是相同书名的书的房间里。像是邪恶的报信者或弗兰基·利（Frankie Lee），我站在女巫的面前却愚蠢地不解其意。

“建筑师”和“房子”两个词在我脑子里回荡着。它们膨胀着变成声音的鲨鱼，在我的脑海里奇异地游弋。它们以古老的含意直立起来。它们变得庞大。它们开始填充整个屋子，如果我再不阻止自己，这怪异的词会充满整个房子。所有这一切，我希望都是在短短的一秒钟内发生的，但我肯定花了更长的时间，因为迪伦问了第二遍：“你知道这所房子是谁建的吗？”

好吧，现在唯一的做法就是直截了当，就当只听懂了他问题的字面意思。“鲍比，”我回答道（毕竟已经这么称呼了），“我猜这房子应该是在十九世纪修建的。”

但是年代之类的东西对迪伦毫无意义。他想知道那个建筑师是谁。“那么我们能找到他吗？”他坚持道。有好一会儿，我成了鲍勃的焦点。“这房子有一百多年了，”我说，“老兄，那位建筑师已经不在在了。”关于建筑师或骡夫的寿命之类的凡俗问题没有被放进来。他关于历史的概念是交叉的，并没有明确时间范围。所有曾经存在的人都是当代的：诺亚（Noah）、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或者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他们都活在歌曲的时间轴上。

然后发生了别的事，关于鲍勃在沙滩建的葱形圆顶行宫。像任何一个正在装修房屋的人一样，他正专注于墙纸、地毯还有厨房橱柜等一切细枝末节。原来，

神秘的鲍勃，正严肃地沉迷于镶嵌装饰。鲍勃走到餐厅的繁复镶嵌的橡木墙壁前。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问得口气就像那是些失落的艺术品。

“喔，你知道的，用轴锯箱吧，我猜。”

“轴锯——箱？”鲍勃喜欢这词儿的声音。主教们还有木匠们，你知道的，他们都会用到这类工具。

没有人再提到那两部片子，或者问起他是否喜欢，是否考虑在他的《吃掉那些记录吧》中引用其中一部分。我去了厨房找水喝。当我回来时，那位吉卜赛人已经走掉了。

当赖斯和我走回去的时候，我们好奇地谈论着迪伦多久会呈现这种状态，用最简单的问题把他忠实的追随者搞得云山雾罩。假如他像一些禅师一样，言语被无限放大，他可能永远无法买到一杯咖啡、一双鞋或者请到一个木匠，因为没人相信他会有如此日常的表达。赖斯似乎并不介意迪伦没有和他达成什么买卖。对他来说，迪伦看了他的一部片子，这就足够了。

目 录

开场白	xi
引言	1
1 神话作品	7
2 早期民谣记忆	23
3 伍迪的学生	37
4 利奥·埃伯纳在布里克大街	45
5 民谣弥赛亚	57
6 齐默尔曼的信	67
7 从一辆别克 6 上	75
8 引发幻觉的符号	103
9 鲍勃“接电”了	113
10 那会是什么感觉？每秒 24 帧的自画像	135
11 瘦人之歌	147
12 哥斯拉对战摩斯拉：两个六十年代标志人物尔虞我诈的会面	163
13 那狂野的精神之声：	175
莎士比亚、孟菲斯·明尼、杰姬·狄香侬、约翰·列侬、阿齐尔斯、拿破仑	

十四、莱斯莉·高尔，还有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们正在这张专辑里干什么？

14	救护车走了以后	187
15	有人得了好运，不过那来自一次事故	201
16	鲍勃脑子里的五十四分钟	213
17	泰尼·蒙哥马利是谁？	227
18	牛仔天使之行：约翰·韦斯利·哈丁	239
19	那位隐士去了纳什维尔	249
20	失忆	261
21	迪伦是如何变成迪伦的，大概是……	279
22	在土星的光环下	291
23	鲍勃的第二次降临	303
24	鲍勃的“西部荒原”演出	315
25	702 房间里的顿悟	327
26	一路向前	339
27	当我绘制自己的杰作时	367
28	迷之变迁	383
	参考文献	403
	致谢	411
	图片说明	414

引言

那些绝妙的形象，全然在纯粹的意念中生长，但它们真的源自那起点吗？堆满破烂的街道，旧水壶，旧瓶子，还有一只破罐子，废铁，残骨，破布，那守着钱柜的疯妇。如今我的阶梯已消逝，我只有躺倒在污浊的废品铺中，那所有阶梯起始的地方。

——W. B. 叶芝，《驯兽的逃亡》

“我这儿有样东西，它将解决我们的麻烦。”

“哦？接着说，它是什么？”

“录音带。”

“哦，真好！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又一卷录音带。这一卷是什么？哥本哈根，1966年4月30日，散失的第二卷？老兄，我们已经有八千卷录音带了，我们这辈子的都没法听完它们。”

“它不一样。”

“噢，那它是什么？”

“鲍勃的头脑。”（不安地环顾四周。）

“那是什么?!”

“它是鲍勃的头脑里仅有的三卷录音带之一，来自他1997年在医院做CT扫描的时候，呃，因为组织胞浆菌病什么的……”

“有点儿吓人。”

“但你听出这是什么意思了吗？”

“听着……老兄……你没事吧？”

毫无疑问，这样的录音带应该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恰恰是我们想了解的：迪伦的头脑在想些什么？他是如何思考的？他究竟要表达什么？“雨的答案”是什么？诸如此类。但是，等一下，他头脑里的头脑思考了些什么呢？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方式，去探究难以捉摸的鲍勃。只有这样才行，因为迪伦是一个垮掉派小说家，他像杰克·凯鲁亚克那样写作。六十年代中期，迪伦杰出的专辑中那丰富多变的幻象，是他内心骚动的表达，也映照着他时正在碎裂的文化。《席卷而归》（*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还有《无数金发美女》（*Blonde on Blonde*）中的那些歌曲，是他内心矛盾和街头冲突的体现，是关于他自己和那个时代的虚幻式自传——六十年代混乱的标志和精神状态。

迪伦正好出现在对抗文化孵化的时刻，他的人生与大众波西米亚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迪伦内心的狂热恰好吻合当时反主流修辞、毒品、政治激进、神秘主义以及被放大的漂流情结。迪伦的个人故事——不管他喜不喜欢这故事——与六十年代及其影响力交织在了一起。

一个机敏、多变、不可捉摸的灵魂，以他惊人的准确性表现了美国的“第十九次神经衰弱”（滚石乐队歌曲名）。断片式的形象和立体派^①歌曲取代了民谣歌曲（folk song）^②中的故事讲述和歌谣（ballad）形象，并且将抗议歌曲的宣传口号转

① 立体派（cubist），视觉艺术概念，这里形容迪伦的歌曲具有某些抽象的、现代的表现手法。

② folk 和 ballad 两个词都有民谣的意思，为区分它们，本书将 folk 译为民谣，ballad 译为歌谣。前者既可泛称欧洲传统民间歌曲，也指美国民谣运动中的当代创作歌曲；ballad 则主要指传统民谣中的某一类形式。

变成一种煽动性的、梦魇般的视像，在其中你难以区分外界的混乱和内心的不安。

不管迪伦逃离风口多远，他都无法摆脱自己与对抗文化间的联系；他与他的时代有着犹如脐带一般的牵连。他在七十年代初经历的创作困境正好与那时的文化危机对应发生，也并不奇怪了。公众面和私人面的迪伦——其音乐、其时代，以及我们对他的感知——是内在交织的，一种时代精神的产物。

这正是为什么他变换了众多角色出现：风尘仆仆的歌者、街头顽童、“漫游的杰克”（Ramblin' Jack Elliott）的儿子、民谣救世主、霓虹灯兰波、旧约先知、亚米西农民、乡村邻家男孩、白面化妆剧演员、帽里藏花的什罗普郡少年、耶稣一般的鲍勃、哈西德派（犹太教）的鲍勃、缠着 WWE 腰带的晚期猫王、不停巡演的迪伦、杰克·费特、活着的美国国宝……

迪伦是一个有策略的演员，他视自己的生活为一部象征性电影。演唱者通过声音塑造角色，使一首歌听上去可信。而迪伦对各种角色的改换（在 2007 年的电影《我不在那儿》里有戏剧性展现），是一种赝造真实性的方式——作为哈姆雷特的游吟歌手。迪伦视演艺者为美国的英雄。他的偶像全都是演艺者（还有作家，算是一个分支）：盲人威利·麦克泰尔、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①、道克·博格斯、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埃尔维斯、詹姆斯·迪恩、卡鲁亚克。他们——加上逃犯、骗子、流浪者，还有诗人——都是迪伦常常乞灵的美国形象。在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国家，演艺者是我们拓荒路上的精神指引。

迪伦脱胎自那些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最混乱不清的、最吵闹的传说。在五十年代中期摇滚乐破土而出时，它首先被看作一种标新立异的东西。那些早期歌手，包括埃尔维斯，是一群奇妙和怪异的人。这个领域充满传奇角色：放浪的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胖子多米诺（Fats Domino），狂欢节的生动体现；杰瑞·李·刘易

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乡村音乐的标志性人物。

斯，他简直是活人打谷机；不断变形的布·迪德里；还有查克·贝里，摇滚战神般的邋遢大叔。而从他们开始回溯，远在现代美国之前，是一个更难以置身的角色阵容：阿帕拉契亚（Appalachia）的“煎锅”乐队、水罐乐队，充满启示的三角洲布鲁斯歌手，比如桑·豪斯（Son House）和斯吉普·詹姆斯（Skip James）。

迪伦像布雷尔兔一样狡猾，但是我的追根问底并不是要把他从假造的荆棘路上赶出去，而是去探寻迪伦的诗歌含义，经由歌曲的闪光来读解他的传记。我一直试着追随迪伦在流沙上的脚印，并且总是像一个手忙脚乱的音乐家一样，努力跟上唱片工作中的迪伦。

当《回忆录》（*Chronicles*）^①出版时，关于这本自传的可靠性的责难似乎很可笑。人们抱怨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仍然在杜撰着什么。真令人愤怒！他在戏弄我们！他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摇摆——而我们期待的只是真实的他。说到底，我们在和谁打交道？是善变、可恶、闪烁其词的鲍勃。吞云吐雾和制作镜子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他所虚构的那些东西，是他人格中最深奥、最有趣，也最本真的部分。像堂吉珂德一样，他似乎是从自己假想的神话里走出来的人物。他关于自己的那些杜撰比任何事实描述都更真实。无论他可能有多么狭隘、残酷、麻木和愤世嫉俗，那写下了《荒芜的街》和《乔安娜的影子》（*Visions of Johanna*）的玄妙的诗人，都不会与一个离婚的凡人，愤怒的、狡黠的被采访者，或者版权的篡夺者是同一个人。他的任性乖张是种顽皮的把戏，是种形式，这形式使其细心掩饰过的人格充满活力，却难寻踪迹。

迪伦视美国为一首无尽的、未可完成的歌曲，在我们前行时，这首歌不停地被增加和删减着什么，改变节奏，删掉歌词然后改变顺序后重又修补回去。他是

^① 中文引进版译作《像一块滚石》。为了在本书中避免与歌曲《像一块滚石》混淆，特直译为《回忆录》。另，摇滚乐评人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写过一本《Like A Rolling Stone: Bob Dylan at the Crossroads》。

典型的美国人，一个自信的、藉假装来讲真实的人，他的出现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格这种东西。他是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实际上他是各类美国人的一个混合体：演艺人士、恶作剧者和偷盗者。

他的兴趣是把美国的历史碎片重新拼装——它的歌谣、曲调，以及早期的韵文寓言——把它众多的角色和故事的多样性浓缩进一首歌。他对歌曲、书籍和图像的坦率的盗用、窃取，都是他喜鹊一样的本性组成。他符合美国的鲁莽的传统，这种传统试图把密西西比、落基山脉、约翰尼·阿普尔西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还有孤儿安妮，统统塞进一个令人惊异的高大传说中。

我略过一部分时段而放缓另一些——以迪伦的方式暂停时间——那样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画面，同时努力跟上变色龙在石块间移动时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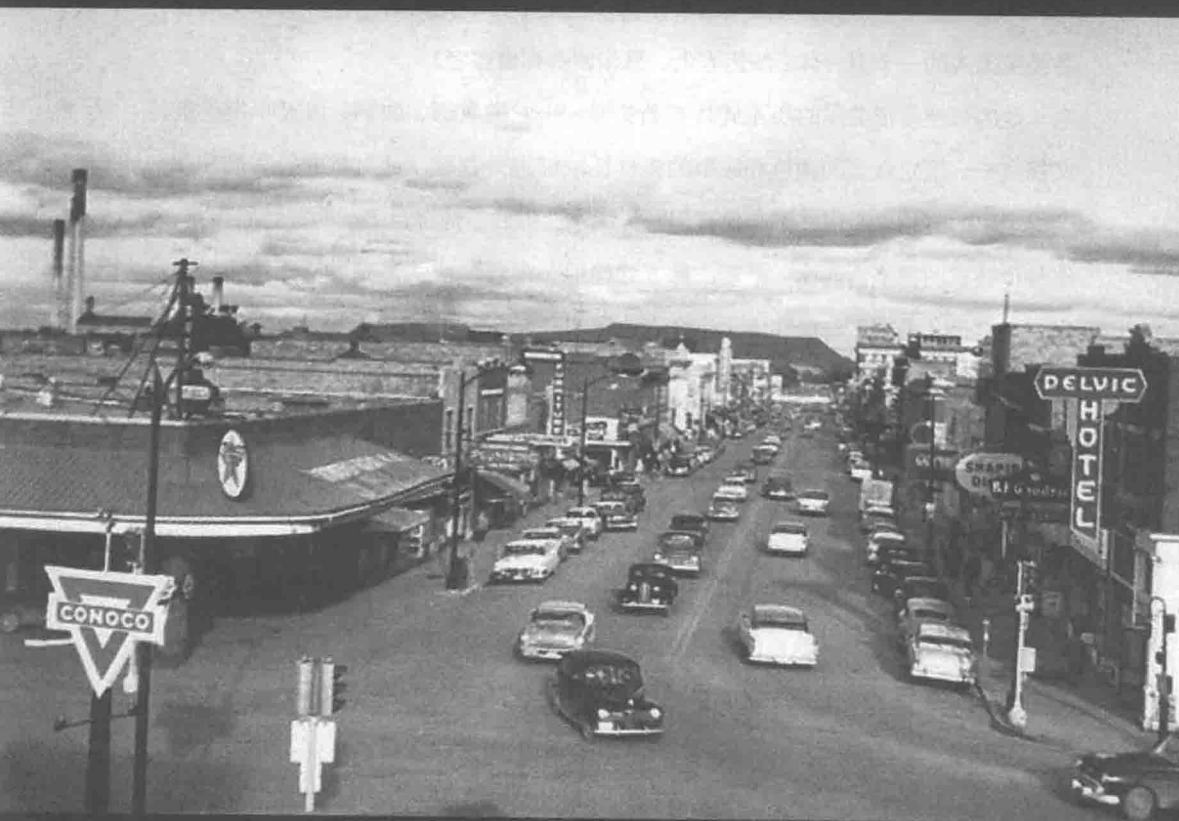
迪伦的自传和杜撰比任何人的都具有更巧妙的渗透性边界，现实与幻想的混合一直是他巫术一般的杰作。

他是最狡猾、最有意思的自我神话制造者，他精心策划，让我们卷入他那些充满寓意的角色里——他自己的人格是如此之深地寄生于他沿途收集的角色中，以至于他似乎常常不知道“他们”始于何时而“自己”止于何地——这在他的《主题时代·电台时间》里制造了一种怪诞的通灵般的感觉，他在其中成为乔治·琼斯、斯基普·詹姆斯，又或者成为一个冰箱修理工。

尽管迪伦常常迷失于自己的谎言迷宫里，那却使他更具有魅力。许许多多疯狂的歌迷拿着手电筒在他隐晦的思维里寻找着线索。

几乎关于迪伦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民间传说中的再造。美国是一部我们一边前行一边构写的小说。像迪伦一样，我们也是天才的虚构者。所以我们需要故事，越神奇越好：我们的歌曲、电影、广告、流行文化——这些都是将我们捆束在一起的虚构的生活。迪伦了不起的洞察力正体现在他看到了美国文化的神话躯壳——并且将其覆于自身之上。

甚至他来到这世界的方式都完全来自一个夸张的故事。



明尼苏达，希宾，约 1959 年。它风景如画的主街，就像出自一部五十年代的科幻电影，猝然终结在了世上最大的人工坑洞——那废弃了的希宾铁矿之中。

仍然有那么一些顽劣的家伙，妄称自己系出尊贵……但是，
现今世界上每一个诚实的人都知道，人的过往不能被描写成非
黑即白的样子。将真实和虚幻并置起来，才可以得到忠实于那
个混合物本貌的写照。

——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

“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弹奏吉他。”迪伦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纪录片《迷途的家》中说道，“其实是在房子里找到一把爸爸买的吉他。那里还有些其他的东西，它们有着神秘的寓意。那儿有一台很大的红木收音机，打开顶盖上面是78转的唱机。有一天我打开它，发现了一张唱片，一张乡村音乐唱片，歌曲的名字是《漂离太远》（*Drifting too Far from the Shore*）^①。那首歌的声音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是种类类似于投错了胎的感觉。”似乎就是这个角色，成了鲍勃·迪伦，它脱胎于一张唱片的律动中，成就了他的一生，想象的和现实的，诞生于那里。

但是迪伦出生于1941年5月24日，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Duluth），父母是埃伯和比蒂·齐默尔曼（Abe and Beatty Zimmerman）。鲍勃说法不一样。据他说，他是个孤儿——这故事（让父母震惊不已）他一直讲到1964年。另一些时候，他

^① 一首古老的福音/乡村歌曲，作者是查尔斯·E. 慕迪（Charles E. Moody）。汉克·威廉姆斯曾演唱过这首歌。1986年，迪伦写了一首几乎同名的歌曲，仅一字之差：Driftin' too Far from the Shore。本书中采取同一个译名。

说自己是一个弃儿，一位埃及国王的儿子，一名印第安苏人，一个在嘉年华表演中长大的孩子——“走遍整个国家表演”走钢丝（空余时间则照顾著名的长胡子的女士）。

在迪伦后来的“神话学”中，所有故事似乎都比事实可信。但也许他本来就不曾谈起过罗伯特·齐默尔曼（Robert Zimmerman）；他所说的是鲍勃·迪伦的童年（一个直到1960年才出现的创作）。

迪伦五岁的时候有了最初的两次表演，一次是在母亲节的庆祝活动中演唱《某个星期天早晨》，另一次是在伯母艾瑞安的婚礼上演唱《积极面对》，那是他第一次有报酬的演唱（二十五美元），身着一套白色西装。父母提醒他：要刷牙，不要玩火柴。

虽然当他一家从德卢斯搬走时他只有五岁，但那座城市还是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我喜欢山丘起伏绵延到水边的样子，还有谷场升降机四周风吹的感觉。”他在2009年提到，“火车转运站也永远在忙碌着。它是旧式的，工业化的，那就是它。你可以在很远很远的山顶看到它。”

他的弟弟，戴维，生于1946年。埃伯患有脊髓灰质炎，他失去了石油公司办公经理的职位。他们一家在1947年向北搬到了希宾市（Hibbing）的矿业城镇。他家的穷亲戚也随比蒂的父母搬过来了。鲍勃的母亲非常外向。她家族里有从事娱乐业的亲戚，他们在霍华德大街拥有一座电影院，还经营一家当地电台WMFG。

他的父亲性格内敛、沉闷，待人疏远。儿子对父亲总是有所惧怕的。埃伯在很多方面都像鲍勃后来的经纪人——爱抱怨、闷闷不乐、愤世嫉俗的艾尔伯特·格罗斯曼（Albert Grossman）。1968年埃伯死后，迪伦说道：“我从来不了解我的父亲。”

明尼苏达的希宾市，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坑的所在地。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村庄，希宾在寻找铁矿的过程里重新拼装了自己，在持续不断的挖掘中掏空了小城自身。五十年代铁矿耗尽，大量工人失业，整个小镇经历了一场至今难以恢复的